

然，老太婆一下子就会把钱拿走的。记住了吗？现在给我买一瓶酒的钱，不然我摆脱不了叶菲姆。上帝保佑你。子弹我也给你……六发，而两发砂弹以防万一……别白费了，到村子附近就把它们抛到雪地里，离远点。别给叶菲姆，他很狡猾，会觉出不正常的情况来。全记住了吗？”

“记住了，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大爷。”

“算了……去村子该这样走：太阳出来——你一样能看见它——开始就让它在你左方。太阳升高后，你还是让它在左方。到太阳落山时，让它在你背后，稍稍在右耳那边，那里再直走。好吧，抽口烟上路……”

他们抽起了烟。

“一下子似乎没什么话好说了。我们坐一坐，就起身。”

“再见，大爷，谢谢。”

“好吧。”

他们已经朝不同的方向走去，但尼基季奇停了下来，朝小伙子喊了一声：

“听着，小伙子！你可是差点落入普罗托金手里，他是民警局长。幸好昨天没有叫醒你……不然你就逃不过他——可精灵呢，这鬼！”

小伙子什么也没说，望着老头。

“他马上会问：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任何证件都没有用。”

小伙子默不作声。

“好，走吧，”尼基季奇把别人的猎枪背到肩上，穿过通道，朝后面小屋方向走去。他几乎已经穿过通道……突然听见，仿佛就在耳朵上方一根大枝折裂似的，闷声闷气地响了一下，就在那一瞬间，从后面打来，背上、后脑上仿佛挨了几拳似的，他被狠狠地朝前推了几下，脸朝下倒在雪地里。他再也听不到、感觉不到什么。他听不到，雪怎样掉下来，听不到有人说：“这样更好，大爷，更保险。”

当太阳出来时，小伙子已经远离林间通道，他没有看太阳，背朝着它，头也不回地走着。他望着前面。潮湿的雪花在空中悄悄地发出簌簌响声。

原始森林苏醒了。

树林里浓郁的春天气息，弄得脑袋迷糊糊，晕乎乎的。

（译自《瓦西里·舒克申短篇小说》，莫斯科工人出版社，1980年）

心脏移植成功啦！

新年前三天，一个僻静严寒的深夜，在尼古拉耶夫卡村，两声沉闷的枪声，一声接着一声，划破了寒冷笼罩的宁静……这是大口径猎枪射出来的，还有什么人喊着：

“心脏移植成功啦！”

枪声的回声久久地在村子上空回荡。狗都吠叫起来了。

早晨弄清楚了：开枪的是兽医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科祖林。

兽医士科祖林住在这个村子里总共才半年。即使是刚来那会儿，他也没有引起尼古拉耶夫卡村人对他的兴趣。这是个极不引人注意的人。他50岁左右，肥胖，体虚……但是走起路来却很快，而且眼睛总是朝下看着。他急促地跟人打了个招呼，便马上垂下了眼睛。他很少说话，说起来也是悄悄地，

含混不清地，老是仿佛为什么事而感到不好意思，犹如知道了人们的某种秘密，要是正视着他们则害怕露出马脚似的。甚至连女人们也不喜欢他，虽然她们尊重清醒、安祥的男人。还有不招人喜欢的是，他是孤身一人。为什么是单身，谁也不知道。不过，这不好——50岁了，没有个家，也没有任何亲人。

就是这个人，半夜里从家里跳出来，用猎枪朝天开了两枪，还喊了起来。

人们感到困惑莫解。

中午，地段民警，一个躯体臃肿、有一张因风吹日晒而显得皮肤粗糙的红脸膛的人，来到兽医站找科祖林。

“你好，科祖林同志！”

科祖林惊讶地望了一下民警。

“您好！”

“应该……这个……去一下村苏维埃，要作违警行为记录。”

“作什么记录？为了什么事？”

“什么？”

“为什么事要作记录？我不明白。”

“您昨天开枪了？确切地说，是在夜间。”

“是的。”

“这就得作记录。村苏维埃主席想……这个……跟您谈谈。您开枪干什么？要吓谁，还是怎么的？”

“哪里……是科学上的伟大胜利，我是鸣枪庆贺。”

段警怀着真诚的兴趣，快活地望着兽医士。

“什么胜利？”

“科学上的。”

“那又怎么样？”

“我鸣枪庆贺，这又有什么？我是出于高兴。”

“莫斯科会鸣枪的，”段警用教训的口吻对他解释说，“而在这里，这是破坏社会秩序，我们正与此作斗争。”

科祖林脱下白大褂，穿上大衣，戴上帽子，这副样子表示，他准备好了。

兽医站门口停着一辆带边斗的摩托车。

村苏维埃主席等着他们。

“原来……这是夜里，鸣枪庆贺，”段警说着，又快活地望了一眼科祖林，“这是科久林同志对我解释的……”

“科祖林，”兽医士纠正道。

“啊？”

“正确的称呼是科祖林。”

“这有多大区……啊！”段警明白了，笑了起来。他重重地坐到一只大皮椅上，从图囊里拿出记录本，“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村苏维埃主席脚上的皮靴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他用右手整了整制服上的皮带（另一只手是一只假肢，袖筒里露出一只精致光滑的手掌）请兽医坐下：

“请坐，科祖林同志。”

科祖林也坐到一只圈椅里。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要开枪？”

“昨天在开普敦给一个人移植了心脏，”科祖林郑重其事地说，接着便不作声了。村苏维埃主席和段警等着——后来怎样呢？“从死人身上移植给活人。”

段警拉长了脸。

“什么，什么？”

“给活人移植了死人，尸体的心脏。”

“怎么，挖出尸体……”

“干吗要挖，是刚死的人！”科祖林激动地叫喊起来，“他们俩都在医院里。”

“噢，这是常有的事，常有的，”村苏维埃主席宽容地说，“移植单个的器官，肝……及其它的……”

“移植其它的器官是常有的，可移植心脏是第一次，这可是心脏呀！”

“我认为，在病例和夜间两次开枪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村苏维埃主席严厉地指出。

“我很高兴……当我听说这一消息时，我大为震惊，正好一眼看到猎枪，我就跑到院子里，开了枪……”

“在夜里这种时候。”

“这又有什么？”

“什么？破坏劳动人民的社会秩序。”

“这是在几点钟？”

“确切的时间我不知道，大约3点左右。”

“您怎么，听收音机到3点钟？”

“睡不着，就听……”

段警意味深长地望了一下村苏维埃主席。

“哪个莫斯科电台夜里3点钟还播音？”

“灯塔台。”

“灯塔台整夜都播音，”村苏维埃主席证实说，但专注地望着兽医。“谁给您权力夜里3点钟开枪搅得全村都不安宁？”

“请原谅，当时我没有想到……我是个精神分裂症患者。”

“什么？”段警不明白。

“精神分裂症患者。要知道，我身上有精神病……我失去自我控制，兽医士仿佛陷入沉思般地用手指碰了碰额头，然后是眼睛。“希尔沃…科洛…希尔沃……牙粉等等。”

段警和村苏维埃主席不解地对视了一下。

“请原谅，”兽医士又说了一次。

“我们倒是可以原谅的，科祖林同志，”村苏维埃主席颇为同情地说，“可是劳动人民怎么说？他们有些人早晨5点就不得不起床了。您可是个有教养的人，您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再说，”段警满怀好意地说，“您又干吗要急着鸣枪庆贺呢？这又不是您这方面的胜利。您可是兽医，又不是给母马做心脏移植。”

“不许您这么说，”兽医突然喊了出来，脸也

红了。沉默了一会儿，他悄声地、痛苦地问：“您为什么要这样说？”

有一段时间大家都没开口。村苏维埃主席第一个开了头：

“不应该发火。当然，这是学者的大成就。问题不在于给谁做移植。说到底，我们大家都是动物世界里的，重要的是成就本身。何况，这是发生在人身上的。但是，科祖林同志，我再次对您说，您在夜间鸣枪这种擅自行为，粗暴地破坏了安宁。各种各样的成就还会少吗？您会把我们所有的公民弄出神经病的。永远要记住这一点。顺便问一下，您那里柴火怎么样？”

兽医士被这个意外的问题弄得不知所措起来。

“谢谢，现在还有。目前我什么都有。我在这里很好，”兽医士在手里揉着帽子，皱着眉头说。他为自己喊叫感到不好意思。他望了一眼段警，说：“请原谅，我克制不住……”

民警窘困地说：

“算了，那有什么……”

村苏维埃主席笑了起来，说：

“没关系，俗话说，君子不念旧恶。”

“但是谁要是忘了，”段警开玩笑地威胁着说，“就给他加倍惩罚。记录我们不做了，但是我们记住了，科祖林同志，这样好吗？”

“何必要作记录呢？”村苏维埃主席说，“是个知识分子嘛……”

“知识分子倒是知识分子……可是却弄到我们部门来……”

“我们不再留您了，科祖林同志，”村主席说，“去工作吧。要是需要什么的话，请过来。”

“谢谢，”兽医士站起身，戴上帽子，向出口走去。

在门口他停住了……转过身来，突然，皱了下眉，闭上眼，意想不到地，仿佛在军营队列面前，

拖长了声音，大声发出口令：

“看——齐！利——真！”

然后，他碰了下额头和眼睛，悄悄地说：

“又失常了……再见，”便走了出去。

段警和村苏维埃主席望着门口，又坐了一些时候。后来段警重重地倒在靠窗口的圈椅里，望着医士在街上远去。

“我们这儿称这样的人是傻头傻脑的人，”他说。

村苏维埃主席也望着窗外。

兽医士科祖林像往常一样，走得很快，眼睛朝下望着。

“应该把他的猎枪收走，”村苏维埃主席说，“不然，鬼知道他……”

段警嘿了一声。

“怎么，以为他真的是‘庆贺’？”

“那是为什么？”

“装糊涂！我从眼睛里看得出来……”

“为什么？”村苏维埃主席不明白，“他为了什么？就现在？”

“嗨，那还用说，没有一点责任心呗。要是现在就去问他要证明——没有。我可以用砍头来打赌——保证他没有任何证明，但是有证件。你说是猎枪……他大概有猎人证。我们来打赌：现在就去，我来检查——有证件，而且付了税。来吧？”

“我仍然不明白：为什么他要诬赖自己？”

段警笑了起来，说：

“这再简单不过了——以防万一。还少见吗，一提到什么，为什么？就说，我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我们可是知道这种把戏的！”

（译自《文学作品分析教材》，俄语出版社，1989年，第182—186页）

· 书 讯 ·

《俄罗斯命运的回声》

——高尔基的思想与艺术探索》

一书出版

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汪介之副教授所著《俄罗斯命运的回声——高尔基的思想与艺术探索》一书，最近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全书25万字。本书是作者多年来潜心研究高尔基的成果。作者以大量第一手资料为依据，对高尔基的创作分期、代表作、创作方法等一系列似乎早有定论的问题提出了自己新的不同见解，剖析了《不合时宜的思想》、《论俄国农民》、《克里姆·萨姆金

的一生》等国内尚无译介或少有研究的作品，探讨了作家十月革命后长期侨居国外的原因以及他与列宁、斯大林的关系，提供了作家抵制30年代苏联文学中极左思潮的许多具体情况，也展示了作家晚年的精神痛苦。作者还勾画了高尔基艺术风格演变的轨迹，探讨了创作个性，描述了他与托尔斯泰、柯罗连科、契诃夫、布宁、安德列耶夫等众多作家的关系，力求在俄罗斯文学发展史的总体背景上认识高尔基及其创作的意义和价值。该书将有助于我国读者重新认识高尔基和20世纪俄罗斯文学。

（需要此书者可与作者联系。邮编：210024。

电话：025—3329430）